



冰心獎

获奖作家精品书系

让你猜 猜我是谁

RANG NI CAICAI WO SHI SHEI

徐鲁 平 主编
冰心奖办公室 组稿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冰心奖

获奖作家精品书系

让你猜我是谁

RANG NI CAICAI WO SHI SHEI

徐鲁 翠平 主编
冰心奖办公室 组稿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让你猜猜我是谁 / 徐鲁, 翌平主编; 冰心奖办公室组稿. — 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7 (2015.2重印)
(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)
ISBN 978-7-5397-6109-1

I. ①让… II. ①徐… ②翌… ③冰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38149 号

BINGXIN JIANG HUOJIANG ZUOJIA JINGPIN SHUXI RANG NI CAICAI WO SHI SHEI
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·让你猜猜我是谁

徐鲁 翌平 主编
冰心奖办公室 组稿

出版人: 张克文 选题策划: 姚 巍 阮 征 责任编辑: 阮 征
责任校对: 冯劲松 责任印制: 田 航 装帧设计: 唐 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9 字数: 135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5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6109-1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M U L U



▶ 青春阻击

maomao 王路	003	001
穿裤子的青蛙 湘女	008	
环形跑道 安武林	023	
生死海滩 立极	033	
打工的哥哥在哪里 雪涅	045	
耳朵的尖叫 余雷	054	

让你猜猜我是谁 赵 菱 067

淑女木乃伊 常新港 081

▶ 男生地带

哦,傻样儿 张玉清 093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 三 三 106

错位 李学斌 120

神秘宠物 简 平 132

002



青
春
阻
击



mao mao

王 路

十七岁的男孩吃荷包蛋的那副模样，母亲觉得实在不像样。

男孩先将荷包蛋细心地挑到面前的碟子里，拿起小刀划破表层，然后费心尽力地向仍是流质的蛋黄发起进攻。

母亲清楚地知道——一会儿碟中将只剩下蛋白，男孩是绝对不吃的。

他这是哪里学来的，电视上？她很想这样问丈夫。

但是男孩突然打断了她的企图。“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班里新来了个很奇怪的女孩。”

“噢。”母亲心不在焉地应答，无心讨论下去。但她很快发现了这是个错误，不禁略有些担忧地看着男孩，但男孩已低下头去，沉默地扒着已半冷的饭。

直到吃完饭，男孩再也没说上一句话，他推开椅子站起来，只略略向桌旁的父亲点点头，转身进了卧室，“砰”，关上了门。

母亲看看男孩的房门，又瞧了瞧丈夫。丈夫放下了手中的报纸。

“我跟你讲过，现在跟他说话，要小心点。”

“我没有说……”母亲实在有点委屈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说了。吃饭。”丈夫和解地举起了筷子，“孩子大了嘛。”他最后补充了一句。

从男孩卧室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声音，是电动剃须刀？他从哪儿搞来的？他

003



让你猜
我是谁



竟然要用这玩意儿了吗？但是母亲只是这样想。

一星期后，男孩在饭桌上“叮叮叮”敲了敲饭碗，在引起注意后，问：“你们知道，现代人最早的性经历是几岁吗？”

父亲和母亲艰难犹豫着该如何对待这个很“那个”的问题。

男孩已迫不及待地宣布：“三岁，知不知道？是三岁！”

父亲咳嗽了一声：“你……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”

男孩不做声，只是很响地“咯吱咯吱”嚼起酱菜来。

母亲不快地皱起了眉头，她不喜欢说话只说半句。

开始收拾碗筷时，男孩突然莫名其妙地说道：“是 mao mao，就是上次我说过的那个很奇怪的女孩子。”

母亲好不容易才明白过来，男孩这是在回答丈夫提过的那个问题。

晚间，她打开面霜瓶时，不由得惊叫了一声。

“什么？”丈夫问。

“谁动过我的面霜了？”

丈夫摇摇头。“你总不会怀疑是我吧？”他开玩笑地说。

她却想起，似乎在男孩身上隐隐嗅到过面霜的气息。

不久，男孩又再次提到了 mao mao。

母亲一直搞不清这两个音节该怎样写，“毛毛”或是“猫猫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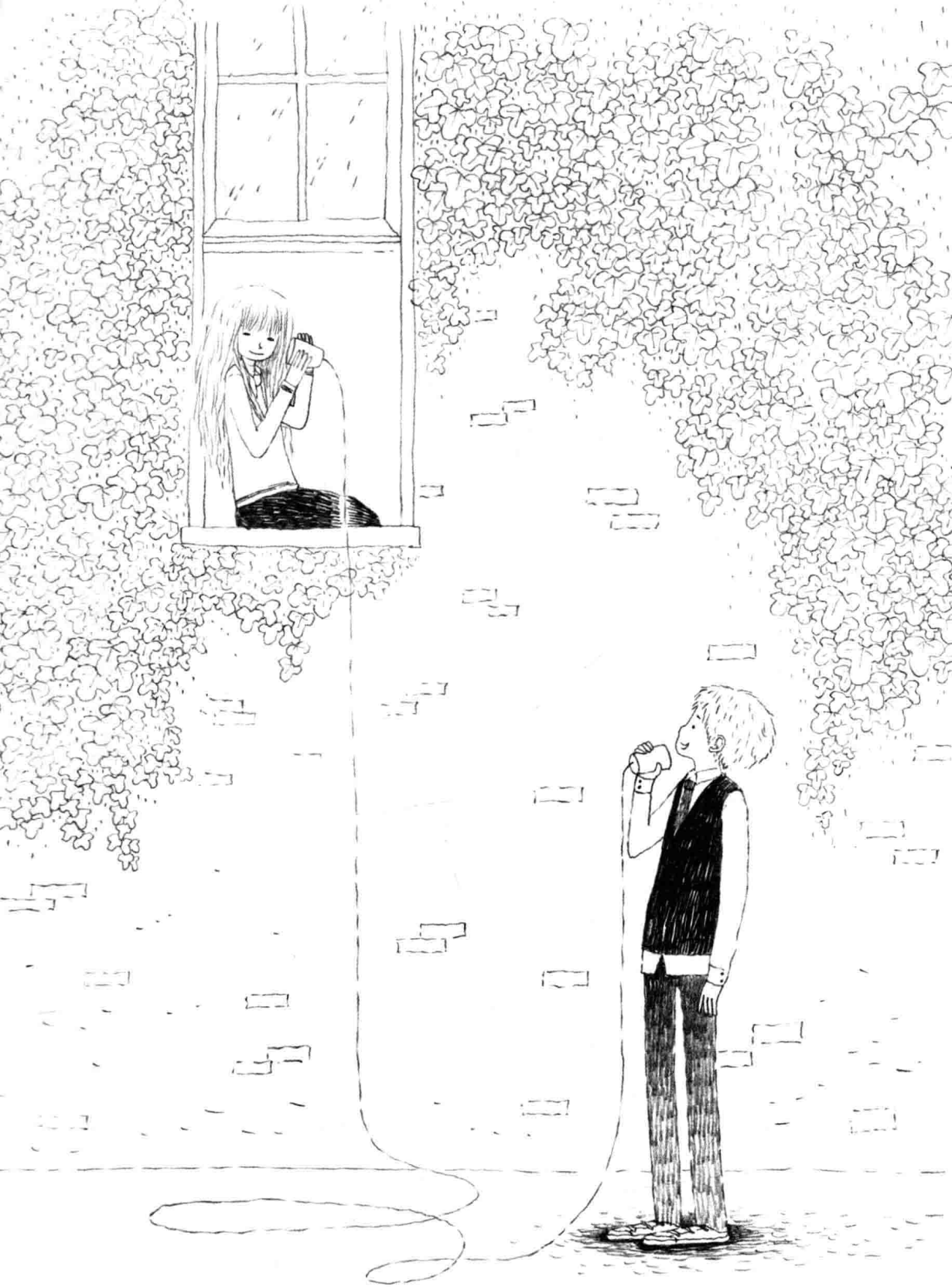
但她相信，这个 mao mao 似乎是个不怎么样的女孩子。

“对男生说什么性经历，她父母是怎么教育的！”母亲愤愤地说。

但男孩却不这样认为。

“那个老师真是笨蛋。mao mao 对他说，她身边的男孩是她哥哥，他还真相信了。不过，也是，电影院里光线那么差，他又是近视眼，当然看不清喽。”男孩的话略有些嘲讽的味道。

这又是他的一个新毛病。攻击过一方后，立刻又替这一方辩护。但母亲不想追究这点。





她问：“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呀？”

“是……”男孩很不自在地舔了舔嘴唇，似乎考虑着该不该回答，最后，他说，“是她男朋友。”

母亲瞪大了眼。“才十几岁的女孩子就恋爱！”事后，她很不平地对丈夫说。

“没事。”丈夫乐了，“小狗之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瞧见过小狗吗？两只小狗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绕圈子，就是这样。”

母亲半天不吭声。许久，她半赌气地说了句：“你还是当心自己的儿子别当小狗吧。”

一个月后，母亲承认，她已经不得不接受 mao mao 这个女孩了。

一家人从男孩那里了解到：mao mao 是男孩的同桌。

她有很多男朋友（母亲听到这句话时，心跳了一下），可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能跟她交往上一个月的。曾有个男孩很骄傲地宣布，他跟 mao mao 一起待了二十天。这已是个很了不起的纪录了。

原因嘛，很不可思议——mao mao 太温柔了。

“有个男生跟她一起待了七天。每天吃饭，mao mao 总是和他一起去，排队、买菜、买饭全是她的事，而且不要男的一个子儿。每回都是四个菜。”男孩很剧烈地做了个“四”的手势。母亲自然了解学校食堂的优惠，一般来说，仅一个菜就够处在发育期的孩子消受了。

“还有哇，一个男生约她去舞厅，无意中说起天变凉了，家里却忘了给他寄毛衣来。你猜怎么着，她专门织了一件毛衣送给他。吓得他连衣服碰也不敢碰，还是托我送回去的呢。”

男孩似乎又回想起那个家伙的狼狈样，不禁笑出声来。

他还告诉父母，mao mao 并不漂亮，但很有气质（这是他新近很喜欢用的一个词），也是个聪明的女孩，却并不一味死读书。“她根本用不着读书。尤其了不起的是，她的文采极好。”母亲在听到这里时，与丈夫交换了一个眼色。要知

道,男孩最引为骄傲的便是在同龄人中他的知识面广且富有文采。

近来,母亲一直考虑着找时机去学校走访一趟。

倒不是因为丈夫有回开玩笑说,有时她还不如 mao mao对男生那样对他温柔。而是男孩在一次考试不及格时,堂而皇之地拉出了 mao mao,说 mao mao在一次考试只得了 29 分时,只是轻蔑地笑了笑,就当着老师的面将考卷撕了。

这可不行。母亲想:其他的……倒也罢了,可成绩,是马虎不得的。

可直到发生了那晚的事情后,才促使母亲下了决心。

一天晚上,丈夫照例在睡前到儿子的卧室看一看,回来时,他脸色凝重。

男孩不在他的房间里。

母亲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,最终失望,抬头以企盼的目光看着丈夫。

他皱了眉考虑了半天:“再等等。”

深夜一点,男孩回来了。除了略显疲惫外,似乎与平时并无两样。

“跟谁在一起?”父亲问。

“mao mao。”儿子回答。

父亲于是点点头,挥挥手,让男孩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母亲惊异地看着这一切。

不管怎么说,她想,明天,非去学校不可了。

她躺在被窝里,若有所思地看着淡绿色的墙纸,轻轻地叹了口气:“哎。”

“怎么了?”丈夫问。

“我今天去学校了。”

他不做声。

“其实……其实,他是一个人坐的。”她停了一会儿,“他并没有同桌。”

丈夫依然不做声。

“你听见了吗?没有 mao mao这样一个女孩,mao mao……从来是不存在的。”

丈夫放下手中的书,关了灯,轻轻地搂住她。“噢。”他的声音很温存。半晌,他说:“我知道了……我早就知道了。”她突然流下泪来。

隔壁,男孩的房间里传来一阵轻微的鼾声。





穿裤子的青蛙

湘 女

在我们明德中学,你要想找一个叫徐扬的男生,准有 99%的人说不知道,但你要是问“frog with trousers”,很多人立即会告诉你:“那只穿裤子的青蛙呀,高一(A)班,上三楼拐角,大叫一声就是了。”

“frog with trousers”?

一只青蛙? 还穿着裤子?

没错,说的就是我。

之所以把我归于蛙类,用毛小亮的话说,是我不正常。

毛小亮说,如果一个男生到了高中,还没有谈过恋爱,那就是有问题,有大问题。

毛小亮说,如果一个高中男生,还不能吸引美眉眼球,那就是有毛病,有大毛病。

这样的人,没有青春期,没有爱情,没有女朋友,只能是“frog with trousers”,只适合生活在池塘或湿地。

他边说边笑,发出唐老鸭似的“嘎嘎”声,傲慢如一只雄孔雀。

我盯着他那张长满青春痘的脸,想象着拳头打上去红痘四溅的样子。

他却越说越来劲:“青蛙,两栖类动物……”

我咆哮着扑了过去。砰的一声,在他迅捷闪开的同时,我的四肢和脑袋着

地了。这一下摔得不轻，从额头到嘴唇到下巴到膝盖到脚指头都磕破了皮，痛得钻心。眼看着他又挥起了拳，我慌忙爬起来，逃出了教室。

一阵哄堂大笑。

全体男生跺脚拍手，怪声怪气唱着：“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苍蝇飞进你的嘴……”

有一种仇恨在我心里燃烧。

我是个自卑的人。

外形的丑陋与内心的怯懦决定了自卑的产生和发展。

首先，我太瘦。在一群肥硕胖大的同学中间，我像来自非洲的饥馑之地。

其次，我太高，准确身高一米八五，这样长到高中毕业，就能赶上世界高人鲍喜顺了。

个头瘦且高，像棵芦苇。要命的是我脑袋小，腿很长，走路像脚后跟粘了口香糖，一拖一甩。

还有我的尊容。小眼睛，佟大为那种，可惜脸形像葛优，鼻子一峰独秀，但不像成龙，嘴不大，牙齿却和罗纳尔多一模一样。

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组合该多恐怖了。

我胆小、怕黑、恐高，不敢滑滑梯，不敢荡秋千，不敢一个人睡觉，游泳呛水，跑步摔跤，说话结巴，唱歌跑调，跳舞自己把自己绊倒……

我总是狼狈不堪，被人笑话，越被人笑就越自卑，越自卑就越被人笑，恶性循环。

从来没人将目光在我身上停留过一瞬。真的，男生女生都没有过，也包括老师……我像一个影子，被忽略、被遗忘，只有在毛小亮戏弄我的时候，才会作为笑料暴露在众目之下。

毛小亮有着酷酷的脸蛋、酷酷的身材，衣着光鲜，长发飞扬，一甩头，能迷倒一排女生。





从他进明德中学以后，学校就常常涌来好多不明身份的女孩儿，有的抱着鲜花疯狂追撵，有的在他经过的路上晃来晃去，老师来了，又赶紧躲开。

而我，从来不照镜子，不面对透明物体，不和女生说话，永远只穿校服，只让爸爸给自己理发……

我不想做穿裤子的青蛙。

我想和毛小亮打一架。但这家伙大概学了跆拳道，揍人特狠，我不想再添一串伤疤。

抢他女朋友？他身边美女如云，一个个野蛮张狂，令人心怵。

剃光头？裸奔？跳楼……以另类行为压下他的嚣张？那只会招来更猛烈的耻笑……

郁闷啊，21世纪的高中生，高科技时代的宠儿，却无力将自己拔出自卑的深渊。

我在街头晃荡着。

“来来来……买买买……”

一个人大喊着，朝我伸过一只盒子，里边是一盒彩票。

我犹豫着掏出两元钱，他一把夺过去，往我手中塞了张硬纸片。

还没来得及细看，旁边一个人就立刻攥着我的手，在那纸片上一刮。我听到“啊哈”一声，一团热气扑到我脸上，从一张大嘴巴里发出一个声音：“恭喜你这位先生，五等奖！”

转眼，我的手里多了个大纸袋。

拆开一看，是件白衬衫，大得惊人，我顺手往身上一套，松松垮垮，像件袍子。

眼前的情景沸腾得如一口滚锅。广场上拖着长幅布标的彩色气球像不断

冒起的大泡。

阔大的场坪上，一排排小轿车铮光锃亮，每辆车前都站着一个穿着大胆、浓妆艳抹的美女。

众多男人手机、相机齐上阵，对着美女狂拍。

一个男人在兴奋地打电话：“你们快点过来，美女太多了，别忘了带相机……”

另一个男人正对着一名保安瞪眼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就是来看美女的，不看美女，我花那么多钱来干吗！”

我靠着一辆黑色轿车，暗暗给那些美眉打分……

一群西装革履的男人挤到我身边，其中一个突然拍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嗨，哪家公司的？”

我往后一仰，贴着车子连转几个身，双手撑着车，紧张地瞪着他。

周围传来一片惊呼，所有的人都看着我。

我吓了一跳，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。

“老总好眼力！这是最新 BMW 8 系超凡神座，强劲引擎，加长空间，舒适豪华，成熟、稳健，就是专门为您这位精英精心打造的……”

一个黑夹克、黑皮裙、黑长靴、黑长发、黑眼圈的“梅超风”不知从哪冒出来，热情洋溢地嚷嚷着，拉开车门，哧溜一声滑进车里，顺带将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也卷了进去。

车子像匹黑豹在场坪上奔跑起来，忽快忽慢，忽前忽后，转弯、后退……

我拔腿就跑。

一辆小车将我一挤，从车里伸出一只手，绑架似的将我拖进车里。

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抚摸着方向盘微笑着对我说：“老弟，pose 好棒，跟谁学的？”他压低了声音，“他们就要成交了……”

“那跟我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有大关系！”

车子风驰电掣在大街上飞蹿，终于吱的一声停下，他像拎件衣服一样将我





拎下车，又将我推进一间屋子。

那是一间奇怪的大屋，宽得几乎望不到边，每一面墙上都有镜子，映出了无数个我和他。

那男人比我还高还瘦，双眼炯炯有神。一件花长衫松松垮垮套在身上，下摆在腰间打了个结，特酷。

他在墙上拍了一下，正面出现一块显示屏，里面是我，白色的“长袍”，散乱的黑发，身体紧贴一辆黑色轿车，眼神迷离，满脸惊恐……

照片快速转换，我的窘态淋漓尽致。

他抱着双肘，得意地看着我。

这家伙偷拍我的照片，将我带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屋子里，还那么不以为然。他的神态激怒了我，我仿佛看到毛小亮那张可恶的脸，顿时咬紧了牙。

他注视着我说：“你怎么了？苦大仇深似的……”

他话音未落，就遭了我一拳，奇怪的是他没有躲闪，反而开心地说：“来，对准我，出拳，别怕，对，打，再打，要凶狠……踢腿……挥拳……呐喊……动作要刚劲有力，稳、准、狠、快……使劲，对，打得好……”

四面墙上映出了无数狰狞的我，满脸伤疤，目光凶悍，疯狂地舞动着拳头……

一缕鲜血，在他鼻孔下蜿蜒。

终于，我累了。

我不好意思地卷着撕破的衬衫，避开他的目光，咕哝着“对不起”，慢慢朝门口移。

他用一个纸团塞住鼻孔，急切地说：“走，再走几步，好，走，真妙！步、仪、形、神，出色，太出色了……”

他鼓起掌来，话头一转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frog with trousers!”该死，我一巴掌打在嘴上，立即改了口：“徐扬，双